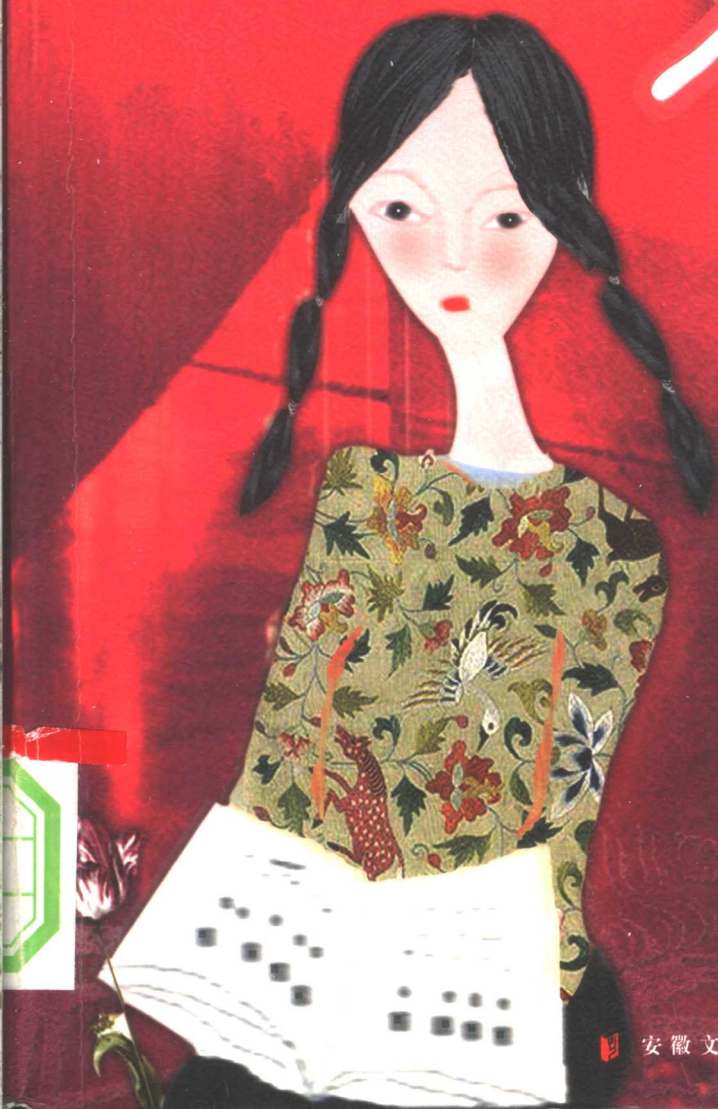


继《男课》之后 作者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

郭明辉◎著

一本写女人的书，但与男人有关。没有男人，  
写不出女人的无奈。  
一本书，未必写透女人，但一定概括女人成长  
过程中必然承受之重。

# 女 经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女 经

郭明辉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经 / 郭明辉著. —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5.8  
ISBN 7-5396-2617-8

I.女... II.郭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3148 号

女经

郭明辉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星火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20

印 张:10

字 数:200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617-8

定 价:2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一部女人的经验宝典。

妈妈以过来人的姿态规划三个女儿的未来，却没有一个女儿令她如愿以偿。

大女儿死皮赖脸地嫁给了一个离异的老师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醒悟时，已做了一个天生失聪的女孩子的母亲。

二女儿聪明能干却不争气，上大学的时候偷偷摸摸出去做三陪，被公安当场捉住，后来被学校开除学籍。从此命运变得扑朔迷离。

三女儿聪明漂亮、懂事听话，作为妈妈最后一块璞玉，眼看就要雕琢完毕，重点大学研究生顺利毕业，办好去加拿大的留学手续，却突遭男朋友绑架了……

女人只有在遇到共同面对的问题时，才能达成天然的和解，并且迸发出灼人心痛的亲情之光！

目 MU

录 LU

第一部

- 3 一我爸我妈。  
8 一上学。  
12 一尿床。  
19 一针灸。  
22 一口琴。  
26 一温州发廊。  
30 一姓单的。  
35 一拉面。  
47 一谢谢。  
51 一远远地看一个人。  
54 一二弹的秘密。  
60 一那是一个春天。  
62 一卫校或董老师。

第二部

- 65 一卫生巾。  
68 一绰号。  
73 一糖纸。  
77 一照片。  
82 一最后的明信片。  
87 一喜事。  
91 一妇产科。  
97 一陈红梅。  
103 一习惯。  
107 一男朋友。  
114 一约会。  
125 一爸爸的事业。  
128 一董晨。

137 不要脸的·

145 同居的夏天·

152 姑姑·

160 婚事·

168 婚礼·

### 第三部

181 独一无二的新娘·

187 二弹的故事之一·

202 二弹的故事之二·

216 二弹的故事之三·

223 姐妹·

223 纪念·

### 第四部

227 幸福如此简单·

232 校友会上的舞蹈·

240 妮娜的谜语·

245 单伟·

252 二弹来信·

257 三弹的爱情·

264 陪读·

270 保胎·

277 婚姻以外·

282 二弹回家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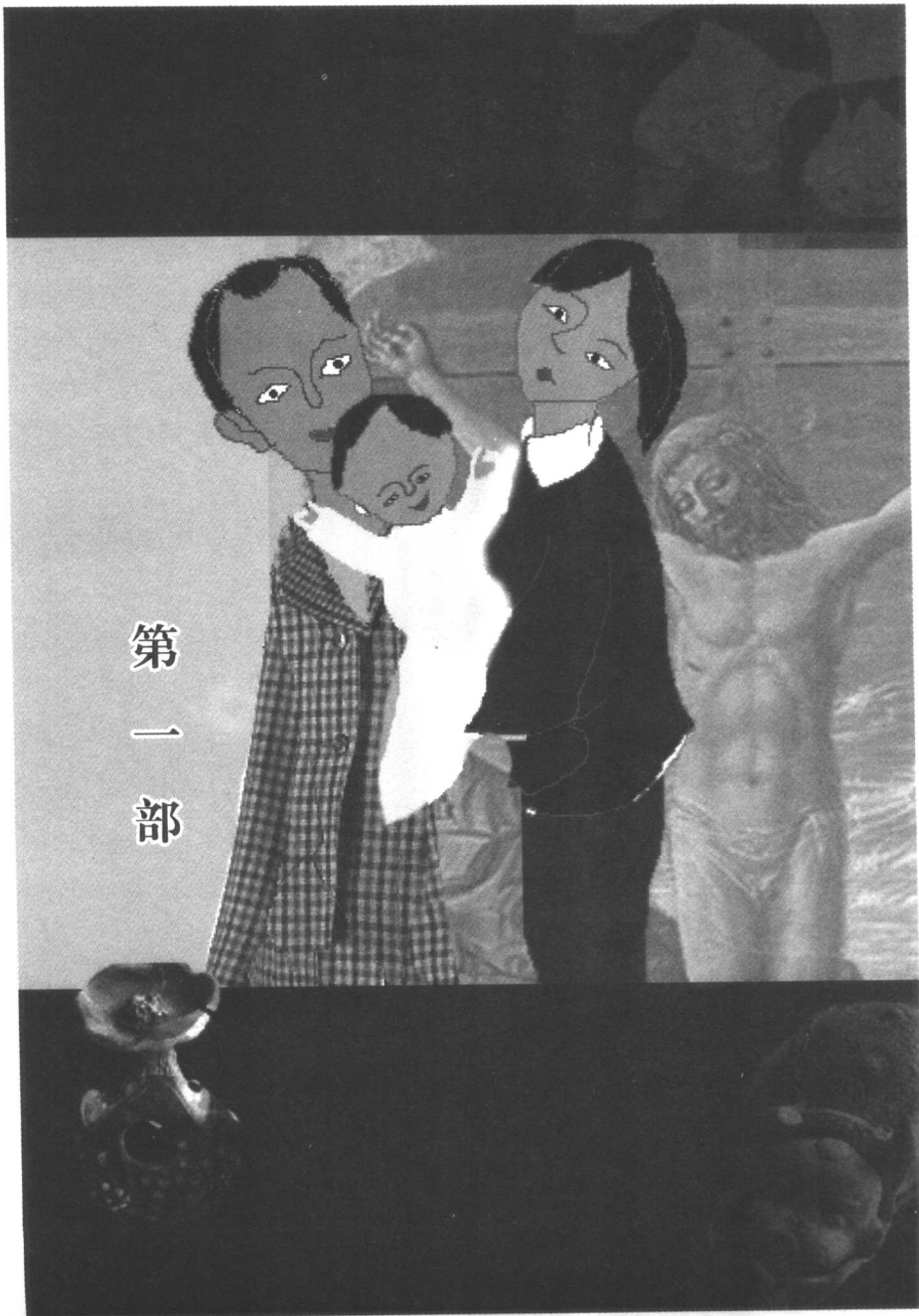
290 笑笑·

297 周小凡·

301 激情柳絮·

313 千禧年的钟声·

第一部







## 1 我爸我妈

在没有说我爸我妈之前，还是先说说我吧。

我叫秦大痒，乳名叫痒痒。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，却就这么怪怪地叫到现在。在我二妹和三妹没有出生前，家里人都叫我痒痒。后来我两个妹妹相继出生了，他们就开始叫我大痒，也就是说，我二妹叫二痒，我三妹叫三痒。

据说，我们姐妹们三个的名字自我爸和我妈的恋爱。这些事情我们当然不知道，都是后来我们陆续从我姥娘和我妈那里听说的。

我妈叫孙玉莲，是我姥爷姥娘惟一的孩子。

我姥爷原来是我们县里很有名的医生，专给县里的大干部看病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县里那些大干部被“打倒”了，我姥爷也被“打倒”了。我姥爷被打倒的时候，我妈还在县中学上高中，后来我妈不愿上学了，因为同学都瞧不起她。后来，我妈班上有一个自称喜爱医学的男同学经常到她家去找她，让她继续上学。我妈自小性格犟，就是不去上学，后来那个男同学也不去上学了。那个男同学说，反正，上学也学不到东西，天天搞批判，还不如我天天陪陪你，看看你家的医学书呢。我妈说，就是就是。





就这样，那个男同学天天到我妈家陪我妈。一开始，他们一边吃着我姥姥的炒蚕豆一边看医学书，后来他们坐在一起，书就看不下去了，光吃炒蚕豆，后来炒蚕豆也吃不下去了，就看对方的脸。再后来，对方的脸看着也看不下去了，就抱着对方。我妈把头靠在那个男同学的肩上，那个那同学的手放在我妈的腰上不停在动，一点也不老实，我妈怕痒。那男同学一动，我妈就叫“痒痒”，再一动我妈还叫“痒痒”。那个男同学从那以后就给我妈起了一个别致的外号，叫“痒痒”。（这也许就是我名字的起源。）后来终于有一天，他们的行动被我姥姥发现了。我姥姥当然当即喝止了他们的行动往纵深发展。我姥姥和我姥爷还跟他们认真地谈了谈，我妈当时一点都不害臊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俩相好！那个男同学也不害臊说，我俩相好！

我姥爷姥姥一看大势已定，不再多费口舌，叹了一口气说，灯大多费油，女大不中留，你们就把事情给办了吧。

后来，我妈就和那个男同学把事情办了。

后来，我妈的那个男同学就成了现在的我爸秦厚言。

以上这些都是后来我长大以后，我妈讲给我听的。我妈讲这些的目的，是为了对我们进行爱情观和人生观的教育，但我，还有二痒、三痒却是当做故事来听。因为我们只能把它当做故事来听。

我妈长得算不上漂亮，但也不难看，尤其适合远看，远看什么都好，近看缺点就出来了，缺点就是颧骨有点高嘴巴有点

大，我就随了我妈这些优点和缺点。我爸人长得倒很清秀，个子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巴不大还有型有款的，二痒就随了我爸这些优点，同一个父母，差别很大，想想都气坏人。

1978年，我九岁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家的大小事情都是由我姥娘决定。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姥爷“平反”了，当上了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。那时候，我姥娘说话的嗓门大了起来，家里的事情，只要她知道，她就要说话，她一说话，其他人都不吭声了，包括我姥爷。就在这一年，我姥娘做主，让我们一家从公社卫生院搬到了县医院，住在我姥爷刚刚分到的院子里。

我妈进城以后，我姥爷托人把我妈安排到电影院上班，查票员。我妈对她的工作很满意，每天上班唱着歌去，下班唱着歌回来。当时，县城里只有一个电影院，人民电影院，我妈在人民电影院门口查票。我看见过我妈上班时的样子，电影快要开场的时候，我妈和另外一个我们叫张姨的妇女站在电影院门口，每人各出一条腿，蹬在门框上当栏杆，一边朝嘴里扔炒蚕豆一边叫“查票查票”，查一张票，腿收一下放过一个人，再查一张票，再收一下腿放过一个人，远远地看，她们好像是在练腿功。我妈她们每天要收多少回腿，当时好像算不过来，也不知道她们累不累。

我妈她们查票很严，所以得罪了不少人，所以就有人拿她们编了顺口溜：

电影院查票，

005





俩女人挡道，  
有票腿翘翘，  
没票腿不翘。

后来这个顺口溜被篡改了，也更恶毒了：

电影院查票，  
像母狗尿尿，  
有尿（票）腿翘翘，  
没尿（票）腿不翘！

这首顺口溜不知道我妈她们听过没有，如果听到我妈她们可能会气死。当然，这时候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向我妈汇报这些不中听的东西，我已经开始学会在心里藏些东西。

别看我妈只是一个查票的，在那时可吃香得很。因为那时候电影票紧张，一般人买不到，买到了也不是好座位。我妈能买到电影票，还不要排队，还是好座位。很多人天天来找我妈买电影票，我妈也热心，天天帮人家开后门买电影票，天天被人家请去吃饭，所以我妈在家里就显得很自信，很有实力。这对我爸有点刺激。

我爸的工作一时半会儿没安排好，我姥爷想让我爸进麻纺厂当工人，我爸不同意，我爸说他要当医生，不当工人。

我妈说，能进城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

我爸说，你当然不挑三拣四，你天天在电影院门口，翘翘

腿，那多快活！

这事发生在那天晚上临睡前，我爸我妈躺在被窝里说话，一开始声音都很小，后来声音慢慢就大起来，我爸好像说了几句对我姥爷不太满意的话，我妈就来气了。

我妈说，你在乡下是赤脚医生，在城里不让赤脚，所以你就当不了医生，让你当工人你还不干，那你就回去种地去吧。

我妈的嗓门很大，我爸不让我妈那么大声音说话，怕打扰了隔壁房子里的我姥爷、姥姥，就要用手去捂我妈的嘴，我妈就躲，一躲就把旁边的三痒挤掉到床下，摔得哇哇乱叫。我妈火就更大了，马上要打我爸，我爸也不相让，两个人就交上手了。

这边的闹腾，马上被隔壁的我姥爷姥姥他们老俩口听到了，我姥姥姥爷马上就披着衣服过来干涉。但是他们进来探一下头，马上又退出去了。因为，我爸我妈两个人半光着身子扭成一团。

我姥爷气得在门外对我姥姥说，不好好过日子，叫这两个东西明个儿就滚回乡下！别在这丢我的人！

我爸我妈马上就不打了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姥爷把我爸叫到跟前，说，厚言，你先到地区卫校进修一下吧。后来，我爸也被我姥爷安排到县医院当医生了，在皮肤科。





## 2 上学

小时候，我常常想，作为姐妹，二痒是天生和我作对的。

我家从公社卫生院搬到县医院我姥爷家后，这一段时间里，我又兴奋又寂寞。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我一个也不认识，除了二痒。二痒比我小两岁，但是二痒太讨厌，特别有优越感，不愿跟我玩，还处处跟我作对。二痒从一岁多就跟着我姥爷姥姥，一直住在城里，家里所有好玩好吃的东西，二痒都要霸占着。

那时候，二痒喜欢对我说，你滚，别在我姥爷家！

二痒的意思是，姥爷是她的姥爷不是我的姥爷。我当时就想给她一巴掌，但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

二痒这个死妮子处处都在气我，比如说，我姥爷下班回来一进门，她就跑过去姥爷长姥爷短地叫，姥爷又是亲她又是逗她。然后二痒就冲我笑，就在我面前让我姥爷给她当马骑。我姥爷说他累，二痒就让我姥爷命令我趴下来给她当马骑，我坚决不干。还是我姥爷善解人意，马上趴下来给二痒当马骑。有一回，我上厕所大便，二痒从外面把门锁上了。她说我拉的屎臭。这个死妮子，甜的那是糖，香的那是肉，用你的刁鼻子去茅坑里去闻一闻，谁拉的屎不是一样臭？！

我真想给二痒这个死妮子一巴掌。

过了春节，我姥爷说让我上学，跟二痒一个班，上二年级。本来，我该上三年级，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，如果上三年级怕是跟不上趟儿，所以就留一级。我妈我爸都同意，我姥娘连夜给我做个书包。第二天，我姥爷送我们去县二小上学。二痒不去，二痒要一个人上学，还说，如果我去上学，她就不去上学。

我姥爷会做思想工作，跟二痒说，你要去上学，我给你买个口琴。

二痒同意了。于是，二痒的书包里就比我多了一样值得炫耀的东西。

和二痒在一个班上学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太痛苦的事。

按理说，我们是姐妹，上学放学一起才对，但二痒她不跟我一起，我走前面她走后面。我走后面她就走前面，反正离我远远的，好像我多么丢她的脸似的。比如，在学校上厕所，她跟别的女同学一起就不跟我一起，下课跳绳踢沙包她也不跟我一起。最可气的是，她在同学面前说我不是她姐。她在家还缠着我姥爷到学校给她改名字，她说我叫秦大痒她就不叫秦二痒，后来我姥爷没去改她名字，因为我姥爷没把她的意见当回事，我心里很高兴。

本来，我姥爷让老师安排我和二痒同桌，但是二痒坚决不干，非要跟第二排的男同学方卫东坐同桌。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，没有同学愿意跟我坐同桌，老师最后安排我和班长马兰坐同桌。这件事把我气得够呛。





我的学习成绩不好。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子。我对念书本来就没兴趣。我在班里最大，成绩却最差，在农村学的东西在这里显得一点用都没有。二痒就是聪明，学啥会啥。只要老师一提问，她就抢着举手，站起来张口就回答出来。我笨学不会，老师点名让我站起来，我也回答不出来。这时候，老师就让我站着，让二痒来回答，二痒马上站起来，张口就答出来了。老师点点头让二痒坐下，让我继续站着，直到下课。

老师说，秦大痒，你还是姐呢，还不如秦二痒。

全班同学都看我，都笑。我只好低下头。老师这样做很缺德，但这时候我不恨老师，也不恨笑话我的同学。我恨二痒。

我对二痒的报复是从方卫东那里开始的。方卫东长得白白胖胖的，牙齿长得不是太齐，非但不难看而且显得很有意思。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，我也喜欢。方卫东的书包里有很多小人书。二痒和方卫东坐同桌以后，放学后二痒用她的口琴和方卫东换小人书看。二痒把口琴给方卫东玩，方卫东把小人书给二痒看，两个人打得火热。那只口琴我也想玩，二痒就是不给我玩，连碰一下都不让碰。她从方卫东那里换回来的小人书也不给我看，不给我看也就算了，她自己一边看还一边念，念里面的故事，念得眉飞色舞的。这一点让我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就跟班长马兰汇报这事，让马兰跟老师汇报，没收二痒的口琴和方卫东的小人书。

本来，我以为马兰对二痒的口琴有兴趣，没想到马兰对方卫东的小人书更有兴趣，但对方卫东不给她看小人书也很有意见。我跟马兰说了假话。我说，二痒的口琴，本来是我姥爷买



给我的，但是被二痒硬是赖去了。马兰对我很同情，支持我一定要把口琴拿回来，我当时表示，如果口琴要回来，我保证和她一起吹，我吹一天，她吹一天。马兰同意。在送作业本的时候，马兰让我和她一起到班主任孙老师那里汇报这事，我就去了。马兰汇报，我补充，孙老师夸了我和马兰，表示一定要批评二痒和方卫东。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后来，孙老师上课的时候果然搜了方卫东和二痒的书包，把口琴和小人书放在讲台上，还让二痒和方卫东站黑板前面作检讨。

那天放学一回家，我就把二痒的事跟我爸我妈我姥爷我姥爷说了。我说的当然要比孙老师批评的严重，我妈马上训二痒，二痒哭着跑到我姥爷跟前。我姥爷心疼了，护着二痒说，没事没事，小孩子嘛。

二痒没有了口琴，方卫东也没有了小人书，我心里平衡了许多。但是有一天，马兰在上厕所的时候把我和她一起向孙老师打小报告的事，跟二痒说了。因为方卫东把他的香烟盒一样大小的收音机给马兰听了一回。那天，二痒回家以后，在我姥姥姥爷面前大闹，还骂我。我不承认，但二痒一口咬定，并说出了马兰，我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。

我妈对我这种吃里爬外的行径非常愤慨，罚我不许吃饭。

饿肚子对我来说还不是最残酷的。最残酷的是，二痒有一天在班里公布了我的隐私。

